

RISE OF THE EVILCANS

新华社著名记者唐师曾倾力推荐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纽约时报》排行榜畅销书

这里讲述的，是“火神派”的故事，也是拥有
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力量的美国逐渐崛起的故事。

布什战争内阁史

〔美〕詹姆斯·曼 (James Mann)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K837.127

13

2007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布什 战争内阁史

〔美〕詹姆斯·曼 (James Mann) 著

韩红 田军 肖宏宇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登记号图字:01-2006-057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什战争内阁史/(美)曼(Mann, J.)著;韩红,田军,肖宏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ISBN 978-7-301-11299-1

I. 布… II. ①曼… ②韩… ③田… ④肖… III. ①政治人物-研究-美国-现代 ②政治-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K837.127=5 ②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38067号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By James Mann

Copyright © James Mann,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Penguin,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书 名: 布什战争内阁史

著作责任者: [美]詹姆斯·曼 著 韩 红 田 军 肖宏宇 译

责任编辑: 张盈盈 耿协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299-1/D·163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24.5印张 417千字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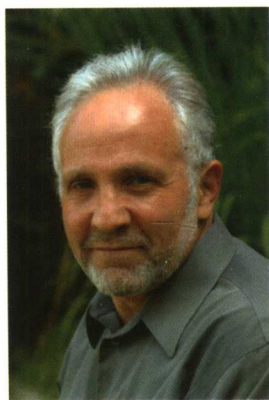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是一群自称“火神派”的人，他们是**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赖斯、沃尔福威茨、切尼和阿米蒂奇**，都曾经或现在仍然是布什政府中的显要甚或支柱人物。该书通过追溯这些人物的经历和思想历程，力图展现给我们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来源——在“9·11”之后的美国重大外交决策中，诸如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些决定是怎么出台的？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些重大决策出台的前因后果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前。“火神派”的哪些经历影响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火神派”的决策和“9·11”后的选择掩盖的，是怎样的本能、态度和经历呢？我们可以在“火神派”前三十几年的经历和思想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者在采访了众多当事人的基础上，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细节，语言诙谐生动，研究透彻、分析犀利，堪称一部杰出的政治人物史书，同时也是一部极有学术研究价值的上乘之作。



詹姆斯·曼 (James Mann)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专职撰稿人，曾经出版两部著作：《北京吉普》和《变脸：从尼克松到克林顿美国奇特的对华关系》，长期担任《洛杉矶时报》记者，也是《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和《华盛顿邮报》等刊物的撰稿人。现居住在马里兰州银泉市。

责任编辑：张盈盈 耿协峰

装帧设计：



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序

唐师曾

——
这两年，我给十几本国际问题畅销书写序：《萨达姆的伊拉克》、《驻伊华裔美国兵》、《世界的眼睛——马格南 50 年》、《〈生活〉杂志 50 年》、《焦点不实》、《海湾战争锅盖头》、《战云笼罩巴格达》……可最让我诚惶诚恐的，还是面前这本《布什战争内阁史》（*Rise of the Vulcans: The History of Bush's War Cabinet*, N. Y.: Penguin Books Ltd., January 2004）。

首先，给老鸭布置作业的，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博导”——黄宗良教授，23 年前，他指导过我的毕业论文。黄教授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毕生钻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史，屡为“帝师”，进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国际政治。现在，老师命学生给名著作序，不仅凸现北大作为中南海“外脑”博采众长的学术、战略眼光，还表明恩师对老鸭肆意游走世界热点地区，寄予厚望。

其次，作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是老鸭同行，曾任《洛杉矶时报》驻京首席记者，中文名字“孟捷慕”。既有行万里路的“记者长腿”，又有读万卷书的“学者大脑”。特别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虚实影像，精准、精炼、精彩地解析“影像”背后的逻辑关系。詹姆斯·曼还

为《新共和》、《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等报刊撰稿，现任华盛顿“外脑”——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这本《布什战争内阁史》是他多年读书走路的扛鼎之作，颠覆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一大批国际问题专家的传统论述，久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第三，北京大学出版社素来执名著、学术著作之牛耳，民主科学，兼容并包，宝相庄严。1991年苏联解体，盎格鲁-撒克逊人通过海湾战争一蹴而就，成为中东乃至世界无争的主宰。充斥TV屏幕的是经过处理的美国拷贝，信息陈旧且不对称。纷杂混乱的垃圾信息误导持冷战思维的学术界，形势分析忽而“挺萨”，忽而“亲美”。战略预测死板僵化，一再走空，民意哗然。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出版《布什战争内阁史》，轻取超级大国的他山之石，解析走入迷局的国际关系，激励我们相对滞后的国际问题研究，可谓一石三鸟。

二

詹姆斯·曼是一流的调查记者，1992年水门事件20周年，就在《大西洋月刊》质疑费尔特是水门“深喉”。他任《洛杉矶时报》常驻北京记者期间，不仅自己开吉普车，还写了许多源自吉普的鸿篇巨著。

1989年，他不失时机地出版《北京吉普：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短暂罗曼史》(*Beijing Jeep: The Short, Unhappy Romance of American Business in China*)，回顾美国AMC与北京切诺基的10年历史，剖析不同政治背景下的艰难合作，认为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北京吉普痛苦收场”。《福布斯》将该书列为“后毛泽东时代”来华经商秘笈，称：“任何想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闯荡的公司，都应当读一读。”

受《北京吉普》影响，艾柯卡的克莱斯勒公司接替AMC继续与北京合资，现在已经发展成中、美、德三国合资的“北京戴姆勒-克莱斯勒-奔驰公司”，不仅制造大吉普“切诺基V8”，还生产“克莱斯勒”和“北京奔驰”。

此后，詹姆斯·曼出版《变脸》(*About Face*)，也有人翻译成《翻脸》或《转向》。以《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的独特身份，揭秘尼克松、基辛格借秘密外交利用中国，企图摆脱越战泥潭，牵制苏联。认为1972年《上海公报》、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1982年《八一七公报》、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只注重争取中国围堵苏联，忽视了民意和“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忽略两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一旦苏联解体，这种浮沙上的战略伙

伴,立即遭到包括“人权”在内多种价值观的挑战而土崩瓦解。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许多学者——包括《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洁勉都认为,美国将“重视大国外交,维持稳定而不是改变世界”,“重走老路”(retreads)。

詹姆斯·曼查阅数百份新近解密的政府文件、访问近百位相关人士后,写出《布什战争内阁史》。他以人性和自然法则为秘匙,透过中美撞机、“9·11”、伊拉克战争等表象,解析布什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揭示美国政府的政治信念和文化根源。首次把目光聚焦在布什政府的“火神派”上,认为总统采取的言论、行动,往往来自手下的官员。

三

2001年9月15日,“在接到中国记者对恐怖袭击美国鼓掌欢呼的报告后”,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下令“Send them home”。这句口号曾在中东的反美示威中反复出现,意思是“滚回老家”,或“遣返原籍”。

把中国记者“遣返原籍”的阿米蒂奇身材魁梧,散漫、唐突、外向、不拘礼节,是个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后,化名“陈”参加越战,要把越南人炸回到石器时代。“陈”是越南民族英雄,1287年抵抗过蒙古入侵。

“火神”(Vulcans)是古罗马“火、货币与金属锻造之神”,代表权力、顽强、坚韧和耐久精神。布什政府的“火神内阁”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冷战时代的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麦克洛伊……从商业、银行和国际法界进入政府,有强有力的学术背景。这些知识分子奉行“智者”外交,把美国的影响扩大到第三世界。

阿米蒂奇和其他火神都是行伍出身,都曾供职五角大楼,军人出身和缺少文化。他们信仰坚定,自诩继承希腊罗马传统,迷信军事实力,主张以实力推行美国的民主理想。他们无暇谈判,不再听信以往的借口,不再服从共同的理性,不再使用固有的思维方式。美国历任政府能够容忍的事情,他们不再容忍了……

布什当选总统伊始,“火神派”政府不顾欧洲盟友感受,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条约、协定公开质疑。他们质疑冷战的遏制、威慑政策,主张先发制人,对朝鲜、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政策,以战争实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美国对伊拉克的决策几乎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观,美国的外交战略与罗马的“马基雅弗利”权谋政治同出一源。

四

1991年海湾战争地面战役打响后,2月24日我给新华社发报,预测盟军会像占领德国、日本那样改造伊拉克(见1994年知识出版社《我从战场上归来》)。可是参联会主席“火神”鲍威尔,竟阻止美军进攻巴格达。我在巴士拉附近拍到“麦地那光明师”、“依赖真主师”上百辆平板拖车驮着T-72北撤。据CIA分析,“至少有365辆(占总数一半的)苏制T72,以及‘汉漠拉比’一个整师逃回巴格达”。

停火后,施瓦茨科普夫允许伊拉克使用直升飞机,“攻击什叶派和库尔德武装力量”。1991年4—5月,我在苏莱马尼亚、埃尔比勒看到伊军直升机向库尔德人喊话,要难民返回家园。鲍威尔称:“我们实际意图是给巴格达留下足够的实力生存下去,形成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伊朗的威胁。”

中东原是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后分裂成22个民族国家。它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始终与英美保持友好;第二类,曾经与英美为敌,海湾战争后迅速改变外交政策;第三类,继续坚持我行我素。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前两类越来越多,第三类越来越少。

二战以来,西方始终对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约旦、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保持警惕,只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上。苏联解体后,热衷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萨达姆、卡扎菲上升为矛盾焦点。

我曾在开罗请教一位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许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老兄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中东石油是整个地球的血库,必须绝对安全。我接着问,以色列也是中东国家,为什么就可以拥有类似武器?这老兄说,以色列四年一次大选,政体健康。而伊拉克是萨达姆一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国家随时危害整个人类……

我先后五次进入巴格达,海湾战争是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战争,它使二战奠定的两极格局土崩瓦解。这是历任美国总统前仆后继、始终追求国家利益的必然结果。反法西斯巨人罗斯福、冷战总统杜鲁门、欧洲解放者艾森豪威尔以及肯

尼迪、约翰逊都试图进入中东。70年代,尼克松、福特、卡特通过《戴维营协议》促成萨达特、贝京埃及和平。海湾战争终于给布什机会,再次以拯救者身份,名正言顺地进驻海湾。

五

在“9·11”以后5个月里,布什的“火神政府”已把反恐重点从报复“9·11”袭击,转移到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转移到防止“流氓国家”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再转移到阻止“流氓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凡是被布什政府打上“邪恶轴心”的政权就像二战中的“轴心国”,布什的《邪恶轴心讲话》把伊拉克押上公审舞台,它就乖乖地竖在那里等候宣判。对不道德的政权不能绥靖,只能依赖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

2002年“9·11”一周年,搜狐请我在线聊天,有人问:“你觉得美国是否会对伊拉克单独动手?”我答:“至少是和英国一起。”有人问:“你是否觉得年内对伊拉克动武?”我答:“空袭始终就没断。从气候上看,我不认为这么快会有大规模地面行动……”此后半年盟军地面入侵巴格达,一年后逮捕萨达姆,此前美国就这么对待过巴拿马的诺列加、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按照“火神”理论,这同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

由于阿拉法特不听话,布什在玫瑰园要求选举“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的”新领导人,取而代之。以色列的急性子沙龙立即给阿拉法特断水断电,传出给阿拉法特投毒的谣言……

入侵伊拉克干涉中东的决策囊括了“火神内阁”的全部世界观,即武力实现中东民主化,就像盟军占领德国、麦克阿瑟改造日本。其内部逻辑是: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作为无所事事、四海漫游的海湾遗老,老鸭这篇抑郁唠叨,就像2000年萨达姆给我的签名一文不值。还是见好就收,别让我冗长的废话耽搁列位品味这本好书——《布什战争内阁史》。

2006年12月15日,新华社宿舍

献给我的母亲佩吉·曼
她用坚忍不拔的美德
和对生活的热爱
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乔

治·W. 布什在 1999 年和 2000 年竞选总统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了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反复解释说，他有一群出类拔萃、比民主党人经验丰富得多的顾问，企图打消对他外交政策经验不足的疑虑。这群顾问中，大多数曾在他父亲的政府里，在苏联解体急风骤雨的日子里，在第一次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担任过政府高层职务。有些曾在里根政府里任职；有些甚至 70 年代在理查德·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手下工作过。

每当小布什搞错了细节——比如，有位电视记者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式的“测验”，结果布什说不出巴基斯坦或印度领导人的姓名。^① 这位候选人就会说，总统具备知人善任的能力才是重要的。“我组织的这个外交政策班子是有史以来最强的，”他这样回应一位民主党人的发难。^② 他表示，他的副总统提名人迪克·切尼、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阿米蒂奇这些支持他的男男女女们，都是连续性和稳定的象征。这个顾问班子实际上成了他首次问鼎白宫的外交政策骨干。他想说明的与其说是他将如何行动，不如说是他将起用何人。

竞选中，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们为自己想出了一个绰号。他们称自己的团队为“火神”，以此表达对罗马主管火、铸造和金属制造的神

的敬意。为布什竞选担任外交政策协调人的赖斯在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长大，在那里，小山上一座高 56 英尺的火神塑像俯瞰着市中心，以表彰该城的钢铁工业。本来，这个绰号是当玩笑叫起来的，不料却被叫开了，竞选班子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称呼。“火神”这个词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布什外交政策班子想要表达的形象：一种权力感，顽强，弹性和耐久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伯明翰市的火神塑像于 1999 年被拆下来进行维修，因为它已经开始破损，对于这一细节，布什的班子在开始使用这个比喻时便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谈。）

毫不奇怪，布什一当选总统，便开始用这群老手来填充大多数最重要的职位。到 2001 年初，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班子已经组成，这时，似乎有一种老同学团聚的感觉。这个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已经在此前的几届政府内共事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复杂的，盘根错节。

新任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早在三十多年前便与切尼初次共事，切尼当时在尼克松政府内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行政助手。切尼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国防部长，他（越过几名资历更深的将军）选择了科林·鲍威尔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并一起共事了三年。新任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也曾与鲍威尔共事过，两人同在里根政府里帮助管理五角大楼。2001 年的新任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曾与阿米蒂奇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当时两人在里根手下负责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沃尔福威茨还在国防部给切尼担任过高级助手。90 年代期间，共和党在野，沃尔福威茨在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一个重要的导弹委员会里任职，阿米蒂奇则负责一家小型私营咨询公司，并雇用了切尼的女儿。

到 2001 年，共和党已经在过去 32 年中控制白宫达 20 年之久。他们在总统选举政治中频频获胜，为“火神派”这样有志向的共和党人开辟了道路，使他们比民主党的同行们积累了更长时间的外交政策工作经验。他们拥有漫长的历史和共同的记忆。即便是 2001 年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中两名最年轻的成员——总统本人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也与过去这份遗产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布什的父亲当然是做过美国总统，更早前他曾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和美国副总统。赖斯在老布什的政府里担任协调对苏政策的艰巨任务；她备受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提携。

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历史的延续深入到忠实信徒的各个阶层。最高层领袖人物的助手和门徒们，在过去若干届共和党政府里曾经恪尽职守，共同升迁。有的从一个老板手下换到另一个老板手下。切尼副总统的新任办公室主任 I. 刘易斯

(·斯库特)·利比,30年前在耶鲁大学曾在沃尔福威茨教导下读本科,在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时期,曾经给沃尔福威茨当过十多年的助手。赖斯的新国家安全委员会班子里,有几名成员曾经为切尼、沃尔福威茨或者阿米蒂奇工作过。

由于有这样的历史,共和党在2001年准备重掌大权时,有人以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即将回归到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状态。在同一周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和托马斯·弗里德曼选择了相同的词“重走老路”(retreads),来描述布什周围的人。“乔治二世是个孝子,他对老国王在各个方面都亦步亦趋,”多德几周后写道,“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君主制度上加盖自己的印章。”^③

表示了类似看法的远不止报刊的专栏。在海外,许多外国政府和学者津津乐道于一种安全感:新布什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将沿用老布什政府的政策,其政策将具有可预见性。新政府内的老手们将重视大国外交,而不会因为道义而对其他国家进行讨伐;将重视维持稳定,而不是改变世界。“共和党人通常比民主党人擅长外交和安全政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杨洁勉评论道。^④

这些关于走老路和连续性的种种预测很快便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就任的第一个月起,新的布什外交政策班子便明确表示,它将以新的方式与世界打交道。自打一开始,它的风格便不同于老布什政府。2001年头9个月里,新政府对朝鲜和中国采取了更针锋相对的政策。它置欧洲盟友的担心于不顾,迅速开始推动研发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对于那些在它看来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协定和条约则持明确的怀疑态度。

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处理世界问题的独特方式更加明确。接下去的一年当中,“火神派”提出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新主张和思想,这些主张和思想表示了要与以往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分道扬镳。在处理敌对国家关系时,布什政府认定,美国将不再坚持作为冷战根本原则的遏制和威慑政策。相反,美国愿意通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发动战争。在中东,美国曾数十年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专制政权密切合作,而布什政府却公开鼓吹民主,大谈特谈整个地区的政治改革,从而打破了先例。

这些发展代表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而不是从一届共和党政府过渡到另一届共和党政府的方向性小调整。它们代表的是时代性变革,是对美国的地位和在世界的作用的崭新观点的崛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无人能够挑战的美国,一个军事力量强大到不再需要对任何其他国家或者国家集团做出妥协和让步(除非它自己想这样做)的美国。

这一新的世界观,代表着三十多年来在共和党政府内不断发展的思想和理想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里根政府,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福特政府时期发生的事件——特别是对美国在越战失败的反应,以及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对苏缓和政策。

其中几位“火神派”的成员是在对上述这两项发展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开始他们在华盛顿的生涯的。乔治·W. 布什政府中的三位高官——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都是有关缓和的大辩论的参与者。另外两位——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曾在越战中服过役。这些人在华盛顿外交政策体制内发迹的同时,始终牢记着20世纪70年代的教训和经历:美国必须加强军力,必须重新获得民众对军队的支持,必须与主要敌手针锋相对,并且在必要时战胜敌手,以此来推行民主的理想。

作为一个群体,“火神派”代表着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里独特的一代人,其与众不同的程度,就像二战结束时创造了美国新的外交政策的所谓“智者”(如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麦克洛伊等),或20世纪60年代负责越战的“出类拔萃之辈”(肯尼迪家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邦迪家族和罗斯托家族等)。^⑤

那些“智者”们从商业、银行和国际法界进入政府;他们的精神家园是华尔街,是投资银行网络,是与之相连的法律事务所。那些“出类拔萃之辈”则是以强有力的学术背景步入政府的;他们的精神家园是麻省的剑桥,是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求学或执教过的哈佛大学校园。

“火神派”是军中一代人。他们的源头,他们所有人在从政生涯中都曾任过职的共同机构,是五角大楼。2001年就职的这个外交政策最高层有两位前国防部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一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一位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一位前助理国防部长(阿米蒂奇)。即使是赖斯,也是从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开始她在华盛顿的生涯的。

20世纪40年代,“智者”们致力于在国际上和华盛顿建立有助于在受到威胁的欧洲维护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机构。他们具备的法律和经商的技能,对于机构建立工作非常宝贵。肯尼迪的“出类拔萃之辈”们的建树稍有逊色,但他们尝试了用自己的学识,将美国的影响扩大到第三世界,抗衡那些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运动。

“火神派”则不同。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美国的军事力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他们的目标是在越战后帮助军队恢复和重建。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试图设计出应该在何时和如何运用美国重振后的军事力量。到21世纪开始的几年,随着美国的战争能力处于无可争议的地位,他们又在勾画美国的新作用,

这一作用将考虑到美国军事力量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

“火神派”代表着在现代史中通常被描绘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冷战和后冷战时期——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代。在“火神派”看来,苏联的解体仅仅标志着故事的一个中间章节,既非开头,亦非结尾。

论述美国在冷战中作用的著作已有上百本。这些著作在时间上多截止到1989年推倒柏林墙或1991年苏联倒台。出现了被称作“冷战史”的完整的研究学派。同时,在过去10年里,还有许多著作专门论述了通常所说的后冷战时期的世界,这些著作多从1989—1991年写起。所有这些著作都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断裂,历史的叙述必须从此时开始,或者终止于此。

“火神派”的故事提醒人们,把历史截然划分为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是非常生硬的。“火神派”的职业生涯跨越了这一人为划分的两个阶段。在政府任职期间,他们最直接地面对了有柏林墙的世界和柏林墙倒塌后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超越对冷战结束表现的持续的专注,便会透过“火神派”的经历,开始注意到一部前后贯通的叙述。这里讲述的,是拥有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力量的美国逐渐崛起的故事。的确,我们可以把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看做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2003年,美国的实力逐渐走出越战结束时的低谷,上升到拥有了无可争议的军事力量的地位。

这一时期开始时,美国仍然在为在东南亚的失败而晕眩。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正在走下坡路。美军声名狼藉,并被种族关系紧张所困扰;在国会,国防预算不断受到抨击。美国急切地希望在海外达成一系列新的谅解:与苏联缓和关系,同时和中国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以便遏制苏联。

接着,美国来了个大转向。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不断选择扩充实力,运用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压倒任何潜在的对手。“火神派”正处于这些事件和选择的中心。他们相信,美国并没有衰退,美国仍然是并且必须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向海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透过“火神派”和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变化,看到它作为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作用的显现。

本书意在通过追溯切尼、拉姆斯菲尔德、鲍威尔、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和赖斯这六位主要成员的经历,来分析“火神派”的信仰和世界观。其目的是试图理解美国如何并且为什么会以乔治·W. 布什政府所采取的方式来对待世界其他国家。“火神派”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这六位“火神”为什么登上了共和党外交政策机构之巅?他们的哪些背景和经历,导致了他们在2001年走马上任后和“9·11”恐怖袭击后做出的那些选择?

也许应该解释一下“火神”这个词的含义。我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指的是任何一位曾在前几届共和党政府里从事过外交政策工作，后又在乔治·W. 布什手下重返政府的人。

本书所涉及的这六位并非都直接参加了率先使用“火神”一词的竞选顾问班子。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不是这个竞选小组的成员，因为他们的级别均在此之上；他们的资历过深，不宜参与日常的竞选政策活动。不过，他们三人都在布什竞选中起着关键作用。

没有参与竞选顾问小组，但在 2001 年重掌权力的前几届共和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人员不乏其人：如斯库特·利比、国家安全副顾问斯蒂芬·哈德利、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副国务卿保拉·多布里扬斯基等。他们都可以算是“火神派”。我决定集中撰写六个人的经历和观点，因为他们在所有的“火神派”中，地位最显赫，权力最大。

我把“火神派”称为一代人，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很显然，他们的见解是不同的。比如，国务院的鲍威尔和阿米蒂奇，与五角大楼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在伊拉克、中东、朝鲜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实实在在的，也是严重的。这些分歧消耗了政府相当多的精力，自然成为每天有关政府的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然而，这些分歧往往掩盖了“火神派”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的一致。他们都相信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性。鲍威尔以谨慎动用军力而著称，但他的目的是避免发生第二个越战，是引导和保存美国的军队；鲍威尔支持加强军力的总体目标，在这一点上与沃尔福威茨等其他对美国发动军事行动顾虑更少的领导人一样。在 1989 年至 1991 年间，国防部企图限制国会削减军费的努力，此时，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是站在一起的。

此外，与其五角大楼背景相符合的是，所有的“火神派”都注重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把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基本交给了私营企业。他们的做法不同于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导向的政策重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权力曾一度重于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火神派”都相信，美国的实力和理想总体是世界上一支向善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有别于自由民主党人士，如在卡特政府和国会中供职的那些人，他们担心的是美国会滥用权力，他们企图建立有助于遏制美国滥用权力的规则和国际秩序。

最后，“火神派”的经历造就了他们对美国的能力及其未来的乐观态度。在